# 劉氏鴻書

第二十九卷

三教部一

佛

卷二十九目錄終

# 劉氏鴻書卷之二十九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 三教部乙

### 儒

幾蘧氏葛天氏之世其國之人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居于西方號曰西方聖人無懷氏之撫民也以道存生以德安形其民甘食而樂居懷土而重生形有動作心無好惡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亦曰西方聖人商太宰問孔子孰爲聖孔子亦稱葛天氏無懷氏爲西方聖人也其

商之世封文王爲西伯居于西方亦曰西方聖人原始秘書

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公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相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韓非子

唐韓滉廉問浙西常有不軌之志有李順夜漂船不知所止及明泊一山下上岸見一烏巾古服引詣一宮有人自簾中語曰欲寓金陵韓公一書受之出門因開讀

者曰此爲何處韓公問是何人致書曰東海廣桑山也是魯國仲尼得道爲眞官理於此韓公即仲由也性強夫子恐其綴刑網致書諭之順還投書韓公發視之九文九字皆科斗之書不可曉詰問其由以爲妖妄訪能篆籀之人有一客龎眉古服自詣言識古文韓公以書示之捧書賀曰此孔宣父科斗之文也曰告韓滉謹臣節勿妄動客出門不見韓了然自憶克保終始感遇集

歷代累封孔子爲至聖文宣王元朝加大成二字於其上詔詞略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百王師表萬世者也文

亦精雅　草木子

後漢鍾離意爲孔子修車入廟拭几席劒履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璧七懷其一埋其六牀下有懸甕問戸曹曰夫子丹書莫敢發意啓之得素書云后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懷其一　述異志

紹興十四年上幸學謁先聖先師因御製文宣王贊曰大哉宣聖斯文在茲帝王之式古今之師志在春秋道由忠恕賢於堯舜日月其譽惟時載雍戢此武功肅昭威儀海宇聿從又製七十二子贊並刊石置太學　文史贊

金虜侵陵中國露居異俗凡所經過盡皆焚毀如曲阜先聖舊宅自魯共王之後代有增葺莽卓巢溫之徒猶假崇儒未嘗敢犯至今遂爲烟塵指其象而詬曰爾是言夷狄之有君者中原之禍自書契以來未有厄於此者 國憲家猷

佛釋總

泗州大聖僧伽傳云和尚何國人也或曰世莫知其所從來云不知何國人也近讀隋史西域傳乃有何國 代醉編

佛像本胡夷朴陋人不生敬今之藻繪雕刻自載顒始也顒嘗製一像自隱帳中聽人臧否隨而改之如是

者積十年厥功方就尚書故實

漢明帝夢金人長丈餘飛空而下訪之羣臣傅毅曰西域之神其名曰佛今陛下所夢將是乎乃使郎中蔡愔等往天竺尋訪佛名由是化流中國後漢後聽陽城矦劉俊等出家僧之始也濟陽婦女阿潘等出家尼之始也則先仕宦而後為僧者蓋始於俊也侯鯖錄

○世傳漢明帝時佛法始入中國非也列子曰西極之國有化人來穆王事之作中天之臺其高千仞及秦時沙門室利房等至始皇以為異因之夜有金人破戶以出又霍去病過焉耆山得休屠王祭天金人以是考之周秦西

漢知有佛久矣　百家名書

西域記云時極短也謂刹那也百二十刹那爲一呾刹那六十呾刹那爲一臘縛三十臘縛爲一牟呼栗多五十年呼栗多爲一時六時合成一日一夜夜三晝三居俗日夜分爲八時晝四夜四月盈至滿謂之白分月虧至晦謂之黑分○楞嚴云時不住名爲刹那俱舍云壯士一彈指頃六十五刹那仁王云一念中有九十刹那一刹那經九百生滅毗曇翻爲一念日藏云一千六百刹那名一迦羅　翻譯名義

欲界六天四天王忉利須燄摩兜率陁化樂他化自在

色界十八天梵衆梵輔大梵此三勝流名爲初禪少光無量光無音此三勝流名爲二禪少淨無量淨無邊淨此三勝流名爲三禪福生福愛廣果無想此四勝流名爲四禪無煩無熱善見善現色究竟無色界四天回心空處識處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嚴飾臘師慈氏昆紐吉祥○菩薩有十地一歡喜地達物境界二離垢地同異性滅三發光地淨極明生四焰慧地明極覺滿五現前地同異不至六難勝地性淨明露七遠行地盡眞如際八不動地一眞如心九善慧地發眞如用十法雲地慈陰妙雲覆涅槃海 象敍皮編

舍利有三種色白色骨舍利黑色髮舍利赤色肉舍利菩薩羅漢皆有三種佛舍利椎擊不碎弟子舍利椎試即碎法苑　如試舍利子以童男女髮根可引綴髮上也國憲家猷

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詮釋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因問曰聞木犀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服焦氏易林

六祖惠能大師三十九歲初到廣州法性寺須印宗法師講涅槃經時有風吹幡動一僧云幡動一僧云風動

六祖云非幡動非風動仁者心動二人大悟傳燈錄

洞山問龍山和尚見什麽道理便住此山師云我見兩箇泥牛鬬入海直至如今無消息傳燈錄

阿難有十種仙堅固服餌而不休息食道圓成名地行仙堅固草木而不休息藥道圓成名飛行仙堅固金石而不休息氣精圓成名空行仙堅固津液而不休息潤德圓成名天行仙堅固精色而不休息吸粹圓成名通行仙堅固呪禁而不休息術法圓成名道行仙堅固思念而不休息思憶圓成名照行仙堅固交遘而不休息感應圓成名精行仙堅固變化而不休息覺悟圓成名

絕行仙阿難是等皆於人中鍊心不修正覺别得生理壽千萬歲休止深山或大海島絕於人境斯亦輪迴妄想流轉不脩三昧報盡還來散入諸趣 楞嚴經

多知多事不如息意多慮多失不如守一慮多志散知多心亂心亂生惱志散妨道英賢才藝是為愚弊一枝一能日下孤燈一能一枝空中蚊蚋 續高僧傳

佛視有十三如者視王侯之位如過隙塵視金玉之寶如瓦礫視紈素之物如敝帛視大千界如一訶子視阿耨池如塗足油視方便門如化寶聚視無上乘如夢金帛視師道如眼前花視禪定如須彌柱視涅槃如晝夕

瘖視倒正如六龍舞視平等如一眞地視與化如四時木也

象教皮編

余聞釋家誦三十五佛五十三佛之號矣稱佛而三五數之也何故哉又讀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神僧名經諸佛始釋家牟尼終攝取光明寶臺凡七千六百八十三世尊始妙樂上德終須彌山王凡十有二如來始寶蓮華步終寶生德凡六千七十有六菩薩知初會無量終大意聲王凡三千三百五十五尊者始吉祥蜜終噌咽尼聖堅貴凡七百四十五神僧始摩騰終膽巳凡二百有七合計萬有八千六百一十有七而諸佛如來

菩薩尊者名多重複葢釋家模擬杜撰之作不待辨駁矣又佛經有三千人成佛者前千佛始光華佛終毘舍中千佛始枸樓孫佛終樓至如來後千佛始日光如來終須彌相與名經又逈異云 釋氏稽古録

佛

南方屬火虛無之地故佛有南無稱號生天猶云度世

○佛者覺也將以覺悟衆生也言人有智慧覺照爲心心者佛之別名有百千異號其體惟一心外無佛佛外無心 佛地論

佛父臨猊國王名屑頭耶毋名莫耶後人改佛父曰淨

梵主母曰摩耶非也摩耶是其祖名佛未出家時娶妻曰耶輸佗生子曰摩睺羅出家十二年歸妻子復聚居今僧徒無妻非佛本教也象教皮編

佛生於周莊王七年四月八日常星不見至匡王五年七十九歲死於拘尸那城雙林下葬回鹿山至周昭王二十四年釋迦佛生本中天竺國人出母摩耶夫人右脇名悉達生於刹利王家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雙手指天地作獅子吼聲年十九出家號天人師住世四十九年傳衣與摩訶迦葉旨一祖傳至三十二祖弘忍

後漢明帝永平十一年遣使求其道得其書圖其形及

沙門攝摩騰至京師此佛教入中國之始晉宋間　隋書

釋迦生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中國人奉胡教者於是日祀其神周正建子四月即今之二月也今以夏正四月八日為佛生日非也楮記室

淨飯王嚴駕抱太子謁自在天神廟神像起禮拜太子足王驚嘆曰我子於天神中更為尊勝宜字天中天即佛第二小字也本行經

于闐國西五百里有比摩寺俗云老氏化胡成佛之所初老子至此白日昇天與羣胡辭訣云我暫遊天上尋當下生其後出天竺化為胡王太子自稱曰佛因立此

寺焉

異國十三佛一頭樓斯和二羅勝那阿竭三朱蹄伽會蔡四啇蔡羅薩五樓波黎波蔡蔡蹄六那惟于蔡七維黎波羅清蔡蹄八和阿蔡九尸利羣蔡十那他蔡十一和那羅惟于蔡蹄十二[illegible]圖耶蔡十三隨阿閱祇波多蔡 事物紀珠

江西禪師法名道一姓馬氏故稱馬祖出家本邑羅漢寺依資州唐和尚落髮渝州圓律師授具足戒玄宗開元間習定南嶽山中遇讓和尚度之卽得心印始自建陽佛迹嶺遷臨川次至南康龔公山代宗大曆四年隸

名鍾陵開元寺時連帥路嗣恭聆風景慕親受宗旨由
是四方學者雲從座下洪州廉使問師曰喫酒肉即是
不喫即是師曰若喫是中丞禄不喫是中丞福傳燈録
顯宗孝明皇帝館陶公主爲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
曰郎官上應列星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遣
使西域求佛書及沙門圖其形像置于鴻臚寺開萬世
釋氏之禍刱白馬寺以胡人爲六卿之爵改廟曰寺名
山藏

魏孝文太和初年北伐京閹官自慨形殘不逮餘人旋
奏乞入山脩道勑出許之乃齋一部華嚴晝夜讀誦禮

悔匪懈首夏歸山至六月末髭鬚盡生陰相復見丈夫相狀宛然復舊具狀奏聞高祖增信內宮驚訝於是代北之國華嚴轉盛法苑

昔吳孫權令康僧會祈三七日獲舍利舉朝集觀五色光燄照缾之上權自執缾寫銅盤中舍利所衝盤□□□□卽破損權大驚曰希有瑞也會復奏言舍利威神豈止如此直得刼燒之火不能焚金剛之杵不能碎權命試之置鐵砧之上使有力者用槌一擊砧杵俱陷舍利無損國憲家猷

梁帝夢僧告之曰六道四生受大苦惱何不爲作水陸

大齋而救拔之帝和諸沙門寶誌曰尋徑必有因緣帝
取佛經躬自披覽創造儀文三年乃成於夜捧文停燭
白佛曰若此文理協聖凡願拜起時此燈自明或儀式
未詳燈暗如故言訖投地一禮燈燭皆明至是二月十
五日於今鎮江金山寺依儀脩設帝臨地席詔祐律師
宣文和洽幽明至今遵行焉葦巾集

開皇中李士謙字約少喪父事毋以孝聞其族長伯暘
每嘆曰此子吾家顏子也謙施藥散穀積三十年雅好
佛約以戒定有謂其脩陰德謙笑曰夫陰德其猶耳鳴
唯巳自知人無得而知者今吾所作仁者皆知何陰德

之有謙最善玄言有疑佛報應之説士謙喻之曰不聞易經乎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豈非休咎之徵耶客又問三教優劣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客有省焉

北史

咸亨二年三月長安法海寺英禪師有異人來謁曰弟子知有水陸齋可以利幽冥自梁武歿後因循不行今大覺寺有吳僧義濟藏此儀文願師往求以來月十五於山北寺如法脩設苟釋狴牢敢不知報英尋詣義濟果得儀文即以所期日山北寺如法脩設次日嚮暮向者異人與數十輩來謝曰弟子秦莊襄王也指其徒曰

此范睢此穰侯此白起此王翦此張儀此陳軫皆秦臣也各坐本罪幽囚陰府大夜冥冥無能救護昔梁武帝於金山寺設此齋時前代紂王之臣皆免所苦弟子爾時亦暫息苦然以獄情未決不得出離今蒙吾師設齋弟子與此徒輩并列國諸侯衆等皆乗善力將生人間慮世異國殊故此來謝言訖遂滅自是儀文布行天下作大利益 禪師韋江集

唐武后幸馮小保使爲僧改名懷義封梁國公故衣帽皆用朝扮衣用大袖如朝服制曰直掇曰偏衫曰寬衣加以錦繡恥其肉袒以袈裟代之恥其跣足以鞋履之

冠有五福曰毗盧或施以八寶或嵌以金玉餘僧皆如之凡畫佛像則有唐像梵像之說始于武后原始秘書

宣城民劉成李暉嘗載魚蟹鬻於吳越間天寶十三年春載往丹陽郡行至下查浦會天暮泊舟時李暉往浦岸村舍下獨劉成在江上四顧雲島閒無人跡忽聞舫中有連呼阿彌陀佛者聲甚厲驚而視之見一大魚自舫中振鬣搖首人聲而呼佛號成且怖且悚毛髮盡豎即匿身蘆中伺之俄而舫中萬魚俱躍呼佛成大恐盡投萬魚江中有頃暉至成以告暉怒其妖妄啞罵良久成無以白即以衣資酬其直餘百錢易荻草十餘束致

于岸明日遷舫中忽重不可舉視之得緡十五千貫云歸汝魚成奇之是日於瓜洲飯僧併以施焉感應記

唐開元十五年有敕天下村坊佛堂小者並折除功德移入側近佛寺堂大者皆令閉封敕到豫州新息令李虛嗜酒倔強行事違戾方醉而州符至仍限三日報虛見大怒便約胥止界內折毀者死于是一界俱全虛爲人好殺愎戾行必違道當時非惜佛宇也但以忿恨故全之全之亦不以介意歲餘虛病數日死時正暑月隔夕即歛明日將殯母與子繞棺哭之夜久哭止聞棺中若指爪剥棺聲初疑未之悟也斯須增甚妻子驚走母

獨不去開棺而虛生矣身頗瘡爛于是浴而將養之月餘平復虛曰初爲兩卒拘至王前王不見見階前典吏乃新息吏也亡經年矣見虛拜問曰長官何得來虛曰適被録而至吏曰長官平生唯以殺害爲心不知罪福今當受報將若之何虛聞懼請救之吏曰去歲折佛堂長官界内獨全此功德彌大少間王問更勿多言但以此對虛方憶之頃上坐主者引虛見王王曰索李明府善惡簿來即有人持一通案至大合抱有二青衣童子亦隨文案王命啓牘唱罪階吏讀曰專好割羊脚吏曰合杖一百乃割其身肉百斤王曰可令割其肉虛曰去

歲有敕拆佛堂毀佛像處界內獨存之此功德可拆罪否王驚曰審有此否吏曰無新息吏進曰有福簿在天堂可撿之王曰促撿殿前垣南有樓數間吏登樓撿之未至有二僧來至殿前王問師何所有一答曰常誦金剛經一曰常讀金剛經王起合掌曰請法師登階王座之後有二高座右金左銀王請誦者坐金座讀者坐銀座坐訖開經王合掌聽之誦讀將畢忽有五色雲至金座前紫雲至銀座前二僧乘雲飛去空中遂滅王謂階下人曰見二僧乎皆生天矣於是吏撿善惡簿唯一紙因讀曰去歲敕拆佛堂新息一處獨全合折一生中罪

延年三十仍生善道言畢罪簿軸中火出焚燒之盡王曰仍放李明府歸兩吏送出城南門荒田小徑中遥見一燈炯然燈旁有大坑昏黑不見底二吏推墮之遂蘇李虛素性兇頑不知罪福而被酒違戾以全佛堂明非己之本心也然猶身得生天火焚罪簿獲福至此非爲善之報乎與夫日夜精勤孜孜爲善旣持僧律常行佛言而不離生死未之有也紀聞

唐陸康成嘗任京兆府法曹椽不避強禦公退忽見亡故吏抱案數百紙請押問曰公已去世何得來曰此幽府文簿康成視之但有人姓名略無他事吏曰皆來年

兵刃死者問曰得無我乎有則檢視吏曰有因大駭曰君既舊吏得無情耶曰故我來啓明公耳唯金剛經可託即失之乃遂讀金剛經日數十遍明年朱泚果反署爲御史康成叱泚曰賊臣敢于國士泚震怒命數百騎環而射之康成默念金剛經矢無傷者泚曰儒以忠信爲甲冑信矣乃舍去康成遂入隱於終南山竟不復仕

報應記

乾符中兗州節度使崔尚書法令嚴峻嘗有一軍將衙參不到崔大怒令就衙門處斬其軍將就戮後顏色不變衆咸懼之是夜三更歸家妻子驚駭謂是鬼物軍將

曰初遭決斬時一如醉睡無諸痛苦中夜覺身倒街中因爾還家妻子罔知其由明旦入謝崔驚曰爾有何幻術能致軍將曰素無幻術自少讀金剛經日三遍昨日誦經所以過期崔問記得斬時否云初領到戟門外便如沉醉都不記斬時崔又問所讀金剛經何在云在家鏁函子內及取到鏁如故毀鏁見已為兩斷崔大驚自慰安軍將仍賜衣一襲命寫金剛經一百卷供養今兖州延壽寺門外葢軍將衙門就法弃斬斷經之像至今尚存 報應記

唐李渤問歸宗曰芥子納須彌恐無是理答曰人言學

士讀萬卷書是否渤曰然曰是心如椰大萬卷書從何處著王荊公曰巫醫之所知瞽史之所業載車必百輛獨以方寸攝卽歸宗之意瓢埜

唐韓昌黎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一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一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一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一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

史不言其年壽所極蓋亦俱年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爲侯景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反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事亦可知矣韓愈佛骨表

宋太祖皇帝初幸相國寺至佛像前焚香問當拜與不

拜僧錄贊寧曰不當拜問其何故對曰見在佛不拜過去佛適會上意遂微笑頷之因以爲定制至今行幸焚香皆不拜議者以爲得體 青瑣高議

丁晉公既謫崖州專事釋典自後流落貶竄共十五年髭鬚無斑白者未終前半月即不食但以沉香煎湯時呷少許臨化神識不亂奄然而去此老如此結局頗自奇特想其宿根自善抑亦如來願力弘深而作念皈依旋蒙度脫耶 白拂齋

僧 附妖僧

和尚六和爲尚也戒和同脩見和同解身和同住利和

同均心和無爭意和同俗 事物異名

天竺國有伽藍名招提其處大富有惡國王利於財將毀之有一白馬繞塔悲鳴即停毀自後改招提爲白馬諸處多取此名焉 高僧傳

佛圖澄和尚天竺國人也西晉懷帝永嘉四年至洛陽自言百歲餘氣自養積日不食善誦呪役使鬼神腹旁有孔以綿塞之夜則拔綿出光以自照每臨溪從孔出腸胃洗濯還納腹中會洛陽寇亂潛伏草野時石勒屯葛陂多殘殺澄仗錫詣勒勒命試以道術澄取滿鉢水呪之俄青蓮華生鉢中勒神敬之延於軍中東晉成帝

咸和三年劉曜圍守洛陽勒自救之扣澄澄曰佛塔無
風一鈴獨鳴曰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軍
出獲劉曜勒戰果獲曜載之襄國咸和五年勒稱大趙
天王行皇帝事奉澄彌加篤敬號曰大和尚勒愛子斌
病死將殯勒嘆曰朕聞虢太子死扁鵲能生之今可得
效乎乃令告澄澄取楊枝沾水灑之執斌手曰可起矣
斌乃甦遂起自是勒諸子多在澄寺中養之晉咸和八
年七月勒殂弟虎字季龍襲位徙都鄴尤傾心事澄至
晉永和四年澄將去世詣辭季龍驚曰大和尚遽棄我
國有難乎澄曰出死入生道之常也脩短分定無由增

損但道貴行全德貴不怠苟道德無玷雖死如生何必千歲哉然可恨者國家存心佛理建寺度僧當蒙福祉而布政猛虐賞罰交濫特違聖典致國祚不延也季龍號慟嗚咽十二月八日澄安坐而逝壽一百七十歲入道一百九歲度弟子道安法師等七千餘人自大教東來至澄而盛 神僧傳

懶殘者唐天寶初衡嶽寺執役僧也退食即收所餘而食性懶而食殘故號懶殘也晝專一寺之工夜止羣牛之下曾無倦色已二十年矣時鄴侯李泌寺中讀書察懶殘所為曰非凡物也聽其中宵梵唱響徹山林李公

頗知音能辨休戚謂懶殘經音悽惋而後喜悅必謫墮之人時將去矣候中夜李公潛往謁焉望席門通名而拜懶殘大詬仰空而唾曰是將賊我李公愈加敬謹惟拜而已懶殘正撥牛糞火出芋啗之良久乃曰可以席地取所啗芋之半以授焉李公捧承盡食而謝謂李公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公又拜而退居一月刺史祭嶽脩道甚嚴忽中夜風雷而一峰穨下其緣山磴道爲大石所攔乃以十牛縻挽又以數百人鼓噪推之力竭而愈固更無他途可以脩事懶殘曰不假人力我試去之衆皆大笑以爲狂人懶殘曰何必見嗤試可乃已

寺僧笑而許之遂覆石而動忽轉盤而下寺外虎豹忽爾成羣日有殺傷無由禁止懶殘曰授我箠爲驅除纔出門見一虎銜荊箠而去懶殘既去之後虎豹亦絕踪跡後李公果十年作相 甘澤謠

則天朝恒州鹿泉寺僧淨滿有高行衆僧嫉之乃密畫女人居高樓淨滿引弓射之狀藏於經笥令其弟子詣闕告之則天大怒命御史裴懷古推按便行誅决懷古窮其根本釋淨滿而坐告者以聞則天驚怒色動聲戰責懷古寬縱懷古執之不轉李德昭進曰懷古疎略請令重推懷古厲而言曰陛下法無親疎當與天下爲一

奈何誅無辜之人以希聖旨向使淨滿有不臣之狀臣復何顏能覽之乎臣守平典庶無寃濫雖死不恨也則天意解乃釋懷古後副閣知微和親於突厥突厥立知微爲南面可汗而入寇趙懷古因得逃歸素羸弱不堪奔馳乃懇誠告天願投死南土倦而寢夢一僧狀如淨滿者引之曰可從此路出覺而從之果獲全時人以爲忠恕之報唐世說

周世宗敕天下寺院非敕額者悉廢之禁私度僧尼凡欲出家者必俟祖父母父母伯叔父之命惟兩京大名府京兆府青州聽設戒壇禁僧俗捨身斷手足煉指挂

燈帶鉗之類幻惑流俗者令兩京及諸州每歲造僧帳有死亡歸俗隨時開落是歲天下寺院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廢者三萬三百三十六見僧四萬二千四百四十四尼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六 五代史

永貞年東市百姓王布知書藏鏹千萬商旅多賓之有女年十四歲豔麗聰晤鼻兩孔各垂息肉如皁莢子其根如麻線長寸許觸之痛入心髓其父破錢數百萬治之不差忽一日有梵僧乞食因問布知君女有異疾可一見吾能止之布被問大喜即見其女僧乃取藥色正白吹其鼻中少頃摘去之出少黃水都無所苦布賞之

白金梵僧曰吾脩道之人不受厚施唯乞此息肉遂吟重而去行疾如飛布亦意其賢聖也計僧去五六坊復有一年少美如冠玉騎白馬遂扣門曰適有胡僧到無布遽延入具述胡僧事其人吁嗟不悅曰馬足小緩竟後此僧上帝失藥神二人近知藏于君女鼻中我天人也奉帝命來取不意此僧先取之吾當獲譴矣布方作禮舉首而失　酉陽襍俎

安祿山寘籍中曾爲回向寺胡僧名魔滅王　神僧傳

蘇東坡所交佛印禪師姓賈實進士而韓退之所交賈島亦進士爲僧號無本一號佛印　羣談採餘

坡公嘗云范景仁平生不好佛晚年清謹無慾一物不芥蔕於心眞卽是學佛作家然至死常不取佛法某謂景仁雖不學佛而妙達佛理雖毀罵佛祖可也揮汗新編

宋孝宗召雪竇寺禪師寶印入對選德殿問曰三敎聖人本同一理但所立門戶不同獨孔子以中庸設敎耳印曰非中庸何以安立世間故法華曰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與實相不相違背華嚴曰不壞世間相而成出世間法帝曰今士大夫學孔子者多只工文字語言不見夫子之道不識夫子之心惟釋氏不立文字直指心

源頓命悟入不亂于死生此爲殊勝印曰非獨今世學者不見夫子之心當時顏子號稱具體盡生平力量只道得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如有所立卓爾竟捉摸未着而聖人分明八字打開向諸弟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以此觀之聖人未嘗廻避諸弟子諸弟子都自錯過了昔張商英曰吾學儒然後知儒此言實爲至當帝曰莊老何如人印曰是佛法中小乘聲聞以下人蓋小乘厭身如桎梏棄智如雜毒化火焚身入無爲界即莊子所謂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若大乘人則不然度衆生盡方證菩提正伊尹所謂

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一夫不被其澤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帝大悅 宋書

歐陽永叔慶曆末舟宿采石夜方寢微聞呼聲曰去去舟尾有答者曰參政舟宿此不可擅去齋料幸為攜至五鼓聞岸上獵獵馳驟聲舟尾者呼曰齋料幸見還岸上曰道場不潔無所得永叔異之後游金山與山僧語其事僧言某夜還水陸有施主攜室室忽乳一子俄覺腥風滅燭大衆懼恐其時即永叔宿采石之夜論者謂永叔自參知政後求退甚速豈其前知定耶 宋史筆談

謙光和尚頗有才思飲酒食肉與俗人不殊常曰吾願

鵝生四足鱉着六裙 續文獻通考

元世祖初平江南問劉秉忠曰自古無不敗之家無不亡之國朕之天下後當何人得之秉忠對曰西方之人得之及後定都燕京築城掘地得一石匣開視乃一石匣紅頭虫復詔問秉忠秉忠對曰異日得陛下天下者即此物也由此觀之世祖方得天下而即問失天下平日秉忠亦不以失天下爲不祥侃然致對視亡若存眞英雄豪傑誠不同於時哉秉忠自幼爲僧世祖後至大都見之乃以釋服相從軍旅間末年始就冠服爲元朝開國元老非偶然也 李氏焚書

碧峰宣州一異僧也姓石氏六歲依雲寂溫法師爲弟子遊峩眉山絕粒㗖栢嘗趺坐大樹下忽溪水橫溢人疑已死越七日水退趺坐如故比歸卽州治西草室[illegible]息焉時太祖渡江偶一元臣迎謂曰今欲霸我將財貨納贐太祖叱曰我本順天應人行王道汝敢霸視我耶元臣曰若篤行王道可尋宣州胡僧金碧峰必有所授太祖抵宣州遂訪之乃一老僧端坐太祖仗劒就問姓名不對因按劒視之僧亦引頸就焉上笑曰可見殺人王道乎僧曰可見不怕死和尚耶因相語遂洽僧乃曰而欲行王道我有所指太祖推誠溫詢僧曰建康有地

可王此眞帝王之居遂定鼎焉王氏彙苑

來復字見心豫章人先以人才仕元至學士因亂遂祝髮爲僧改今名云爲人鬚甚長後爲僧而鬚如故尤工於詩所與遊皆名士初爲給事中嘗賦聽雨掛冠[illegible]得賦閑居聽雨浮羅老故廬夜滴梧桐燈盡后曉臨荷芰酒醒初打窗聲稱江濤急入坐寒兼地籟虛忽憶侯朝天上去更愁泥滑出無驢又一日送李宗遠歸廣東詩云三山木落鴈啼霜虎踞關頭買小航明日相思望南斗水流不盡楚天長又云太平身退更何憂歸老南山問故丘一色梅花三萬樹夜和明月醉羅浮又云閩說

高侯氣膽狂校詩多在白雲窻秋來柳子甘如蜜寄我須緘五百雙又云鸚鵡杯深泛紫霞風涼渾訝謫仙家錦袍留客催春燕開遍東園荳蔻花胸次清灑出塵溢爲詩章類如此時僧宗泐著稱復與之齊名太祖嘗誦其所爲詩文稱賞久之時蜀王雅志釋典禮遇復甚隆王在中都構西堂讀書召儒臣日與講論復亦在列又建實訓堂以奉祖訓及前代帝王經典命復作記王又爲正心觀書崇本敬賢四箴以自警復亦代草以得達太祖召問曰汝不欲仕我而去出家爲僧然留鬚亦有說乎對曰削髮除煩惱留鬚表丈夫太祖笑而遣之又

一日召見賜膳畢復上詩稱謝詩云淇園風雨曉吹香手挽袈裟近御牀闕下彩雲生雉尾坐中金帶動龍光金盤蘇合來殊域玉盞醍醐出上方稠疊濫承天上賜自慚無德誦陶唐太祖覽詩大怒曰汝詩用殊字是謂我為歹朱耶又言無德誦陶唐謂朕無德則雖以陶唐誦我而不能耶何物奸僧敢大膽如此欲殺之復遂玉筯雙垂圓寂於丹墀之下葢亦有得者或曰見心之從釋者亦從赤松子之意歟有蒲菴集行於世孤樹裒談

明姚廣孝家世業醫父名震卿廣孝初名天禧幼白父曰某不樂為醫但願積學以仕王朝顯父母不則從佛

爲方外之樂年十四遂出家妙智菴名道衍遊寓于湖海刻意詩文追古作者后以成祖靖難賓於幕下有功於國官至太子少師賜王 震澤新聞

僧道衍者蘇州長洲人姚廣孝也初祝髮爲相城妙智菴僧改法名道衍字斯道時相城靈應觀道士席應眞者讀書學道法兼通兵機道衍師之盡得其術然深自晦藏人無知者已而至京口賦覽古詩曰樵櫓年來戰血乾烟花猶自半凋殘五州山近朝雲亂萬歲樓空夜月寒江水無潮通鐵甕野田有路到金壇蕭梁事業今何在北顧青青眼倦看其黨宗泐見其詩高吟笑之

曰此豈釋子語耶斯道斯道汝溥南朝矣旣而宗泐舉道衍往燕住持北平慶壽寺或薦道衍文武異才燕王召見問曰爾能卜乎廣孝操吳音連對曰會會即開襟出太平錢五啓王自祝連擲之覡王曰殿下得無作皇帝乎王叱曰和尚勿謬說道衍竦然而退他日實告之道衍進言輒合因薦相術袁珙以決之蓋道衍嘗遊嵩山佛寺遇珙珙相之曰寧馨胖和尚乃爾耶目三角彯白形如病虎性必嗜殺劉秉忠之流耶道衍大笑因此自負王亦聞珙名託以勾連軍丁召珙至燕使者與飲於酒肆王易服雜衛士中亦入肆珙一見即趨拜王前

王其爲他日太平天子王大喜館珙於道衍僧舍世傳云辨宰相於嵩山佛寺識眞主於長安酒家謂此也王時時與道衍語多奇秘甚畏重之道衍時或誤爾汝於王前王弗之責也靖難之圖實起於道衍云　革除靖難紀

有伏僧羊角禪師號能前知且善咒死術有怨者往賂之僧削木爲札書其人姓名年甲以實羊羊死其人死矣以是遠近神之前後縣令皆畏憚不敢問有張知縣者至任期年有老婦訴僧詛其子子方赴人飲死席上公受其詞僧已知語其徒曰張公此際正躊躇矣公乃

出獄中死囚令擒此僧即貸其死僧又入知之曰張公遣
囚擒我今至矣其徒勸之亡僧曰不可公正人也行將
安之且吾數已盡殆不免矣既而囚至遂縛僧到縣治
士民觀者如堵皆言僧不可犯公不聽杖之至百僧了
無傷而杖隷俱號呼稱痛公釋其縛謂曰汝能咒杖者
死復咒其生吾即活汝試之不驗遂收于獄其夜大風
搖屋宇公曰是僧所爲也乃正衣冠而坐待曙升堂呼
僧出厲聲詰責褫其衣縛之以介方拍案僧股栗脇下
墜一珠紅光閃爍又墜一小册乃妖術書也公召同僚
至取二物焚之將以斧劈其頭僧曰待某自死遂死公

恐其詐使舁至獄中掘地瘞之壓以巨石三日發視屍腐矣說聽增紀

成都左綿龍角之建剎也工匠告完而剎名未舉闍梨建會齋于佛請之是日忽聞鴈陣鳴空繙檀引領仰觀鴈行乃成無為二字遂巳書以榜其寺云埤雅廣要

第三十卷

三教部二

道

卷三十目錄終

# 劉氏鴻書卷三十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三教部二

道

欲界六天黄曾王完何童平育文舉摩夷色界十三天越衡濛翳和陽泰華宗飄皇笳堂曜端靜恭慶極瑤元載孔昇皇岸無色界十四天極風孝芒翁重江由阮樂曇逝霄度元洞妙成禁上常融玉隆梵度賈奕道書

仙道鬼神姓名有可考者元始天尊姓樂名靜信見度人經玉門子姓王名綱九靈子姓皇名化北極子姓陰

名恒絕洞子姓李名脩太陽子姓離名明太陽女姓朱
名巽太陰女姓盧名全太玄女姓顓名和南極子姓柳
名融黃盧子姓葛名起馬名生姓和名君賢張道陵名
輔劉根字君安尹軌字公度介象字元則見葛翁神仙
傳河泊姓馮名夷見龍魚河圖太眞夫人姓王名婉羅
見眞仙通鑑介子推姓王名光范蠡字少伯鬼谷子姓
王名詡見神仙傳毛女字玉姜見神仙傳醫王子姓古
名老師見本草傳序浮丘公姓李見列仙傳壺公姓施
名存孔子弟見眞誥又姓謝名玄見丹臺録武當戴將
軍姓燕名濟洪崖先生姓張後洪崖先生亦姓張名氳

俱見眞仙通鑑東王公名倪字君明西王母姓楊名回天翁姓張字刺渴竈神名隗又姓張名卓字子郭井鬼名瓊厠鬼名頊又姓郭名登見酉陽雜爼

黃帝内傳有道士行禮之文此疑謂有道之士也樓觀本記曰周穆王因尹眞人草樓之觀召幽逸人居之謂之道士平王東遷置七人漢明帝永平七年置三七人晉惠度四十九人審此卽是自周而有也司馬遷班固序秦漢甚詳洎春秋以來殊無一人以一言彷彿道茲事者亦可爲疑矣然范曄後漢書於光武紀論始有言道士西門君惠李守等云劉秀爲天子葢前漢末事則

道士之初當此矣注列仙傳又有道士浮丘公接周靈
王太子晉上嵩高山者
老子姓李氏名耳字伯陽以其耳漫無輪號曰聃楚國
苦縣人也仕周爲藏室史當周景王時吾夫子年三十
嘗問禮於聃歸有游龍之嘆周室既衰老子西遊將出
散關關令尹喜知爲異人強以著書遂著上下篇五千
餘言而去莫知所終道鏡
老子西度關關令尹喜知其非常人從之問道老子大
驚舌聃然故號老聃老子耳有三漏手握十文其僕徐
甲約日直百錢自隨二百年計支七百二十萬錢甲關

詣令索所欠令問老子對曰甲久應死吾以太玄清定符救之得至今日使甲張日向地符出丹書文字如新甲立成一聚枯骨令知老子神異叩頭請命復以符投骨上甲乃復生 雲仙襍記

僊

西王母姓楊氏諱回治崑崙西北隅以丁丑日死一曰宛姈 賓退録

鬼谷先生者古之眞仙也云姓王氏自軒轅之代歷於商周隨老君西化流沙泊周末復還中國居漢濱鬼谷山受道弟子百餘人惟張儀蘇秦不慕神仙好縱横之

術時王綱頹弛諸侯相征陵弱暴寡干戈雲擾二子得志肆唇吻於戰國之中或遇或否或屯或泰以辯譎相高爭名貪祿無復雲林之志先生遺儀秦書曰二君足下功名赫赫但春到秋不得久茂日既將盡時既將老君不見河邊之樹乎僕馭折其枝波浪激其根此木非與天下人為仇怨居然也子不見嵩岱松栢華霍之樹上葉凌青雲下根通三泉上有玄狐黑猿下有豹隱龍潛千秋萬歲不逢斤斧之患非與天下人有骨血居使然也今二子好雲路之榮慕長久之功輕喬松之永延貴一夕之浮爵痛焉悲夫二君痛焉悲夫二君儀蘇答

詩曰先生秉德含弘饑必噉芝英渴必飲玉漿德與神靈齊明與三光同不忘賜書戒以貪味儀以不敏名聞不昭入秦匡霸欲以翼時君刺以河邊榆以深山錐素空闇試銜斯旨儀等曰偉哉先生玄覽遐鑒與亡皎然二子不能抑志退身甘蓼蟲之樂棲竹葦之巢自擬泯滅悲夫痛哉 錄異記

大翮小翮山南高巒截雲層陵斷霧雙阜共秀競舉羣峰之上郡人王次仲少有異志年及弱冠變蒼頡舊文爲今隸書秦始皇時官務煩多以次仲所易文簡便於事要奇而召之三徵而輒不至次仲履眞懷道窮術數

之美始皇怒其不恭令檻車送之次仲首發於道化為大鳥出在車外翻飛而去落二翮於斯山故其峰巒有大翮小翮之名矣水經註

張仙名遠霄五代時遊青城山成道老泉有贊譚纂只八知假托又不知真有張仙也國憲家猷

淮南王安好道術設廚宰以候賓客正月上午有八老公詣門求見門吏白王王難之曰吾王好長生先生無駐衰之術未敢以聞公知不見乃更形為八童子色如桃花王便見之盛禮設樂以享八公援琴而絃歌曰明明上天照四方兮知我好道公來下兮公將與予生羽

毛兮升騰青霄蹈梁甫兮觀見三光遇北斗兮驅乘風雲使玉女兮今所謂淮南操是也搜神記八公並能鍊金化丹出入無間乃與安登山埋金於地白日昇天餘藥在器雞犬舐之者俱得上昇其所昇之處踐石皆陷人馬跡存焉水經

永和六年四川西道成都路崇慶州鶴鳴山有士曰張道陵自號天師造符水醮籙之術著道書二十四卷百姓求其道咸歸焉道陵死傳之子衡衡死傳之子魯盛行於世道家醮禱宗此而始傳嗣及今天下宗仰是曰正一教焉僊踪

漢武帝內傳帝叩王母求度世之術母曰子但愛精固元閉氣吞液氣化爲血血化爲精精化爲液液化爲骨行之不倦一年易氣二年易血三年易脉四年易肉五年易髓六年易筋七年易骨八年易髮九年易形變化則成道又漢武帝過上元夫人乃謂帝曰汝好道乎數招方士登山祀神亦爲勤矣然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奢胎性酷胎性賊五者常舍於榮衛之中五臟之內若從今捨爾五性反諸柔善常爲陰德救濟死厄不泄精液齋戒勤儉鳴天鼓飲玉漿蕩華池叩金梁按而行之當有冀耳 使淮[illegible]莽

東方朔生三日而父母俱亡後遊澤中有一黃眉翁指朔曰此吾兒也吾却食服氣三千年一反骨洗髓二千年一剃皮伐毛吾生巳三洗髓三伐毛矣武帝故事

劉根字君安京兆長安人也漢成帝時入嵩山學道遇異人授以秘訣遂得仙能召鬼潁川太守史祈以為妖遣人召根欲戮之至府語曰君能使人見鬼可使形見不者加戮根曰甚易借府君前筆硯書符因以叩几須臾忽見五六鬼縛二囚於祈前祈熟視之乃父母也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分當萬死叱祈曰汝子孫不能光榮先祖何得罪神乃累親如此祈哀驚悲泣頓首請罪

根默然忽去不知所之搜神記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聞桃花林夾岸數步無雜樹芳花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地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着悉如人問黃髮垂髫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爲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

出焉遂與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嘆惋餘人各復退還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不足為外人道耶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謁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欲往未果尋病卒後遂無問津者 卧遊録

隋裴寂待選京都一日郊飲遇老人畫地上沙土曰掃國眞人又曰玉環天子又曰兵丹上聖告寂云三百年中最雄者此三人耳寂醉卧及醒已失老人矣後人紬

釋其名掃國者太宗之剗平僭暴也玉環太眞妃子字玄宗以妃而召亂玉環天子是玄宗明矣憲宗始以兵定方鎭之强終以丹竈滅身兵丹之目其憲宗之謂乎 淸異錄

陳蒲鞋諱道明睦州人遊方契旨貨履養母時人號陳蒲鞋住開元寺常作履潛施於路黃巢兵至摽大草履一隻於城外軍竭力不能舉巢曰有大聖人在此乃捨城而去民免兵難壽九十八而逝 釋氏通

鐵拐先生姓李質本魁梧早歲聞道脩眞巖穴時李老君與宛丘先生嘗降山齋誨以道教一日先生將赴老

若之約於華山囑其徒曰吾魄在此儻游魂七日而不返若甫可化吾魄也徒以母疾迅歸六日化之先生至七日果歸失魄無依乃附一餓莩之尸而起故形跛惡非其質矣仙踪

何姑仙增城人生而頂有六毫所居地產雲母幼遇異人與桃食之遂不餓能逆知人禍福唐景隆中仙去宋類苑云潭州夏鈞過永州問何曰世多言呂先生今何在笑曰今日在潭州興化寺設齋鈞到潭日取寺中齋曆視之其日有華州回客設供仙談

唐天寶中玄宗獵沙苑有孤鶴射之中箭西南逝益州

有道士徐佐卿謂弟子曰吾遊中山爲飛矢所中掛箭于壁曰後箭主到此付之玄宗幸蜀遊觀中識其箭乃知佐卿化鶴 神異録

韋恕女及笄未嫁六合縣園叟張老求婚恕難曰令日納五百緡則可許諾頃之錢至既娶負鑁穢地自若妻濯王屋山下見恕曰可令大兄來訪恕令男義方訪之至一甲第見青衣引一衣冠人卽張老相見曰賢妹梳頭引入見之數日別奉金三十鎰一舊席帽曰欲錢於揚州王老家取錢一千萬持此爲信取之果得再往失路矣 續仙傳

陳季卿家於江南舉進士一[illegible]成常訪僧於青龍寺遇僧他適有終南山翁亦候僧歸東壁有寰瀛圖季卿乃尋江南路而長嘆曰得自渭泛河達於家亦不悔山翁笑曰此不難致命僧僮折堦前一竹葉作舟置圖上季卿熟視久之稍覺渭水波浪一葉漸巨席帆便張恍然若登舟旬餘至家一更復登舟泛江遵舊途而去復遊青龍寺見山翁尚擁褐而坐季卿曰非夢乎山翁曰六十日當自知爾後季卿妻子自江南奔來謂季卿厭世矣妻曰某日歸是夕題詩於西齋及留別二詩始知非夢

張果隱於恒州中條山往來汾晉間得長生秘術常乘一白驢日行數萬里休息時折疊之其厚如紙置于巾箱中乘則以水噀之復乘驢唐太宗高宗徵之不起武后召之出山佯死于妬女廟前時方炎暑須臾臭爛生蟲於是則天信其死矣後有人於恒州山中復見之明皇詔通事舍人裴晤馳驛於恒州迎之果到東京于集賢院安置備加禮敬帝問神仙不答善息氣累日不食數飲酒上賜之酒辭曰小臣飲不過二升有一弟子可飲一斗皇喜令召之俄頃一小道士自殿簷飛下年可十五六美姿容步趣閑雅明皇命坐果曰弟子當侍立

明皇愈喜賜酒飲及一小斗果辭不可更賜過度明皇因逼賜之醉酒從頂上湧出冠衝落地忽化爲金榼上及嬪御皆驚笑視之失道士矣但金榼在地驗之乃集賢院中榼也榼僅貯一斗酒帝謂高力士曰吾聞飲堇而無苦者奇士也時天寒因取以飲果三進頹然曰非佳酒也乃寢頃視齒焦縮顧左右取如意擊墮之藏帶中出藥傅之良久齒復出粲然如玉上狩咸陽獲一大鹿將令大官烹之果曰此仙鹿也已滿千歲昔漢武帝元狩五年臣曾侍從畋于上林獲此鹿乃放之上曰鹿多矣時遷代變豈常存乎果曰武帝放之時以銅牌誌

於左角下遂命驗之果有銅牌二寸許但文字凋落耳上問葉法善曰果何人也荅曰臣知之然臣言之即死故不敢言若陛下能免冠跣足救臣臣方敢言上許之法善曰混沌初分白蝙蝠精言未絕七竅流血僵仆於地上遽詣果所免冠跣足自稱其罪果徐曰此兒多口過不罰之恐泄天地之機耳上復哀懇久之果以水噀其面法善即是復生帝益重之詔圖形集賢院號通玄先生果屢陳老病乞歸恒州天寶初明皇遣使徵果果聞輒卒弟子葬之發棺後但空棺而已帝立棲霞觀祀之

馬周者華山素靈宮仙官也唐氏將受命太上敕之佐國而沈湎於酒汨沒風塵間二十年棲旅困餒所向拘礙幾爲嗑什聞袁天綱自蜀入秦善相術因詣之以決休咎天綱目之良久曰五神奔散尸居旦夕耳何相之有耶周大驚問以禳制之術天綱曰可自此東直而行當有老叟騎牛者不得迫而與語但隨其行此災可除矣周如言而行未出都門果有老叟騎牛出城默隨其後繚繞村徑登一大山周隨至山頂叟顧見之下牛坐于樹下與語曰太上命汝輔佐聖孫創業拯世何爲昏沉於酒自掇困餓五神已散正氣凋淪旦夕將死而不

脩省耶周亦懵然未曉叟曰汝本素靈宮仙官今太華仙王使人召汝即引入宮闕經歷宮門數重至大殿之前羽衛森肅若帝王所居趨至簾前有宣言責之者以其受命不恭墮廢所委使還其舊著自責省愆叟與所使數人送於東廡之外別院中室宇宏麗視其門則姓名存焉啓鑰而入爐火鼎器牀榻茵席宛如近所棲止沉吟思之未能了悟忽有五人服五方之衣長大奇偉立於前曰我皆先生五臟之神也先生酣酒流蕩濁辱我等久歸此矣但閉目將復於神室也周瞑目頃之忽覺心智明悟併憶前事二十餘年若旬日之間耳復扃

謫所居出仙王之庭稽首謝過再稟其命來詣長安門日復謁天綱天綱驚曰子何所遇耶病瘳矣六十日當一日九遷百日位至丞相勉自愛貞觀中救文武官各貢理國之策周之所貢意出人表是日拜拾遺監察御史自此累居大任入相中書令數年一旦羣仙降其室曰佐國成功可以退矣太乙徵命無復留也翌日無疾而終 仙傳拾遺

唐開元中有吳人陸生貢明經舉在京貧無僕從常早欲試自駕其驢驢忽驚躍斷韁而走生追之出啓夏門直至終南山下見一徑登山甚熟此驢直上生隨之上

五六里至一處甚平曠有人家門庭整肅生窺之見茅齋有蒲萄架其驢繫在樹下生遂叩門良久見一老人開門延生入顏色甚累頗敬生焉遂命生坐生求驢而歸主人曰郎君止爲驢乎得至此幸會也某故取驢以召君君且少留當自悟矣又延客入宅見華堂邃宇林亭池沼葢仙境也留一宿饋以珍味飲酒歡樂聲技皆仙音生自驚駭未測明日將辭主人曰此實洞府以君有道吾是以相召指左右童吏數人曰此人本皆城市屠沽昔吾所敎道成也能興雲致雨坐在立亡浮游世間人不能識君當處此而壽與天地長久人間浮雲反

願之平生拜謝曰敬受教老人曰授學師資之理合獻
一女子始度君無因而得今授君一術求之遂令取一
青竹度如人長授之曰君持此入城城中朝官五品以
上三品以下家人見之投竹於彼而取其女來但心存
吾約無慮也然愼勿入權貴家力或能相制伏生遂持
杖入城生不知公卿第宅已入數家皆無女而人亦無
見其形者悞入戶部王侍郎宅復入閣正見一女臨鏡
晨粧生投杖於牀攜女而去比下階顧見竹已化作女
形僵卧在牀一家驚呼云小娘子卒亡生將女去會侍
郎下朝時權要謁請盈街宅門重邃不得出隱於中門

側王聞女亡入宅省視左右奔走不絕須臾公卿以下皆至門矣時葉天師在朝奔遣邀屈生隱於戶下半日矣少頃葉天師至診視之曰此非鬼魅道術者爲之耳遂取水噴咒死女立變爲竹又持刀禁咒遶宅尋索果於門側得生生既被擒遂被枷鎖拷訊其妖狀生遂述其本情就南同取老人從人至山下往時小徑都已無矣所司益以爲妖妄將領生歸生向山慟哭曰老人豈殺我耶舉頭望見一徑見老人杖策而下至山足府吏即欲前逼老人以杖畫地遂成一水濶丈餘生叩頭哀求老人曰吾去日語汝勿入權貴家故違我命患自掇

也然亦不可不救爾從人驚視之次老人取水一口噀之黑霧數里白晝如暝人不相見食頃而散巳失陸生所在而枷鎖委地山上小徑與水皆不見矣廣豔異編

昔呂純陽受學於雲房鍾子鍾子故爲諸幻景歷試之呂不動雲房子猶未即授也一日呂子涕泣請曰弟子從先生遊三紀於茲諸難備嘗矣乃師竟秘不授將某非其人耶鍾子曰余視子履似亦可語顧功行未累也呂曰何脩而功行乃累鍾子曰須金百萬博濟于世始得呂曰弟子窶人何從辦此鍾子曰毋余有丹藥在此可化銅鐵爲金即百萬可致子第懷此博施於人慎勿

泄也呂子喜受丹藥戒行間復請曰是金卒當變不鍾曰須三千歲後還本質也呂子曰如此則誤三千後人矣功行之謂何吾寧不仙也請辭鍾子悅曰善哉善哉即此一念萬年矣長生久視道在是也呂子豁然悟喟然憭巳歷然起曰師道易易若是此人人可與能者奈何難傳之吾將廣師指普度世迷可乎雲房子曰可汝試爲之於是呂子歷荆岳浮湘踰濟悉以所得指授人人計所度者無慮數千人人咸喜得道相矢終身依焉呂子亟歸告成於師師曰誠如是汝功偉矣更試之若何呂子乃化身爲極貧苦狀操瓢披衲而行乞於諸所

度者之門是數千人者十去二三已又化身爲橫遭仇誣械繫俘囚而過諸所度者之門則數千人者十去六七已又化身爲重罹疾疢纍纍骨立而過諸所度者之門則數千人者一旦去之盡呂子失意悵然而歸偃息河濱樹下雲房子化身一叟過而訊之呂子語以故叟曰吾非若等比時老且衰百念俱灰自矢可身相許矣願依子終身可乎呂喜晚得叟即許諾負之渡河以歸至河中悟識其爲師驚訝曰嘻師惟度我我權度師耶

列僊傳

羅公遠本鄂州人也刺史春設觀者傾郡有一白衣人

長丈餘貌甚異隨羣衆而至門衛者皆怪之俄有小童傍過叱曰汝何故離本處驚怖官司耶吏具白于刺史刺史問其姓名云姓羅名公遠自幼好道術適見守江龍上岸看某趣令回刺史不信曰須令我見本形曰請俟後日至期于水濱作一小坑深纔一尺去岸丈餘引水入刺史與郡人並看逡巡有魚白色長五六寸隨流而至騰躍漸大青煙如線起自坎中少頃黑氣滿空咫尺不辨公遠曰可以上津亭矣未至電光注雨如瀉須臾即定見一大白龍于江心處與雲合食頃方滅時玄宗酷好仙術刺史具表其事未進時玄宗與張果葉法

善棊二人見之大笑曰村童事亦何解乃各握棊子十
數枚開曰此有何物曰空手及開果無並在公遠處方
大駭異令與張葉等齒坐劒南有果初進名爲日熟子
張與葉以術取每過午必至其日暨夜都不到相顧而
語曰莫是羅君否時天寒圍鑪公遠笑于火中樹一筯
及此除之遂至葉詰使者云欲到京隊火亘天無路可
過適火歇方得度從此衆皆敬伏玄宗幸東洛武妃同
行在上陽宮麟趾殿方將脩殿其庭有大方梁數丈經
六七尺時公遠葉尊師金剛三藏皆侍從焉玄宗謂葉
尊師曰吾方閑悶可試小法以爲樂也師試爲朕舉此

方木葉受詔作法方木一頭揭數尺一頭不起玄宗曰師之神力何其失耶葉曰三藏使金剛善神衆壓一頭故不起時玄宗奉道武妃宗釋武妃頗有悅色三藏亦陰心自懽惟公遠低頭微哂玄宗謂三藏曰師神咒有功葉不能及可為朕咒法善入澡罐乎三藏受詔置罐使法善敷座而坐遂咒法大佛頂眞言未終遍葉身欻欻就罐不三二遍葉舉至罐嘴邊訖拂然而入罐玄宗不悅良久謂三藏曰師之功力當得自在旣使其入能為出乎三藏曰是僧之本法也卽咒之誦佛頂眞言數遍葉都不出玄宗曰朕之法師今為三藏所咒而沒不

得見矣武妃失色三藏大懼玄宗謂公遠曰將若之何得法善旋矣公遠笑曰法善不遠良久高力士奏曰葉尊師入玄宗大驚曰銅缾在此自在何所引入問之對曰寧王邀臣喫飯不因一咒何以去也玄宗大笑武妃三藏皆賀已而使葉設法籙于是取三藏金襴袈裟摺之以盆覆之葉禹步叩齒繞三匝曰太上老君攝去盆下袈裟之鏤隨色皆攝各爲一聚三藏曰惜哉金襴至毀如此玄宗曰可正乎葉曰可又覆之咒曰太上老君正之啓之袈裟如故葉又取三藏鉢燒之烘赤手捧以合三藏頭失聲而走玄宗大笑公遠曰陛下以爲樂乃

道之末法也葉師何用過之玄宗曰師不能爲朕作以懽朕耶公遠曰請更問三藏法術何如三藏曰貧僧請收固袈裟試令羅公最取不得則羅公輸取得則僧輸於是令就道場願爲之三藏結壇焚香自於壇上跏趺作法取袈裟貯之銀盒又安數重木函皆有封鎖置于壇上玄宗與武妃葉公皆見中有一重菩薩外有一重金甲神人又外一重金剛圍之賢聖比肩環繞甚嚴三藏觀守目不暫捨公遠坐繩牀言笑自若玄宗與葉公皆視之數食頃玄宗曰何太遲遲得無勞乎公遠曰臣鬬力安敢自衒其能但在陛下使三藏啓觀耳令開函

取袈裟雖封鎖依然中已空矣玄宗大笑公遠奏曰請令人于臣院内敕弟開櫃取來即令中使取之須臾袈裟至玄宗問之公遠曰菩薩力士聖之中者甲兵諸神道之小者皆可力然上界至於太上至眞之妙非術士所知適使玉清神女取之則菩薩金剛不見其形取若坦途何礙之有玄宗大悅賞賚無數而葉公三藏然後伏焉時玄宗欲學隱遁之術對曰陛下玉書金檢已簡於九清矣眞人降化保國安人誠宜習唐虞之無爲繼文景之約儉却寶劍而不御棄名馬而不乘豈可以萬乘之尊四海之貴宗廟之重社稷之大而輕狥小術爲

戲翫之事乎若盡臣術必懷璽入人家困於魚服矣玄宗怒罵之遂走入殿柱中數玄宗之過玄宗愈怒易柱破之復入王碣中又易碣破之爲數十片悉有公遠之形玄宗謝之乃如故玄宗後又堅學隱形之術強之不已因而教焉然託身隱常有不盡或露裾帶或見影跡玄宗怒斬之其後數歲中使輔仙玉奉使入蜀見公遠于黑水道中因袖中出書一緘謂仙玉曰可以此上聞仍以蜀當歸爲寄至天寶末玄宗幸蜀又於劍門奉迎鑾輅衛至成都拂衣而去及玄宗自蜀還京方悟蜀當歸之意 仙傳拾遺

唐御史大夫魏方進有弟年十五歲餘不能言涕沫滿身兄弟親戚皆目爲癡人無爲卹養者唯一姊憫憐之給與衣食令僕者與洗沐略無倦色一旦於門外曝日搔癢其隣里見朱衣使者領數十騎至問曰師仙何在遂走到見搔癢者鞠躬趨前俯伏稱謝良久忽高聲叱曰來何遲匆當事了未曰有次第又曰何不速了却且去神彩洞徹聲韻朗暢都無癡疾之狀朱衣輩旣去依前涕下至口搔癢不已其夜遂卒魏公等雖驚其事而不異其人遂隨事瘞埋唯姊悲慟有加潛具葬禮至小殮之日乃以一黃繡披襖子平日所惜者密置棺中后

魏公從駕至馬嵬其姊亦隨去禁兵亂誅楊國忠魏公親也與其族悉與禍焉時其姊偶出在店外聞難走遺其男女三人皆五六歲已分爲葅醢矣及明早軍發試往店內尋之僵屍相接東北稍深一牀上若有衣冠就視之兒女三人悉在其中所覆乃葬癡弟黃繡襖子也悲感慟哭母子相與入山俱免於難 廣豔異編

昔道士虞道華喜讀書或問其意答曰天上無凡俗神仙後果騰舉而去呂洞賓陳摶賀元施肩吾皆本書生宋譙定雍孝聞尹天民亦皆以儒士得道定百二十餘歲故在青城山中採藥人有見之者讀易尚不輟也黃

山谷嘗云子弟諸病皆可醫惟俗不可醫余謂神仙不讀書亦是一個俗漢所謂頑仙不如才鬼耳 長者言

盧杞少時窮居東都於廢宅內賃舍鄰有麻氏嫗孤獨杞遇暴疾臥月餘麻婆來作羹粥疾愈後晚從外歸見金犢車子在麻婆門外盧公驚異窺之見一女年十四五眞神人明日潛訪麻婆麻婆曰莫要作婚姻否試與商量杞曰某貧賤焉敢輒有此意麻曰亦何妨既夜麻婆曰事諧矣請齋三日會於城東廢觀既至見古木荒草久無人居逡巡雷電風雨暴起化出樓臺金殿玉帳景物華麗有輜輧降空卽前時女子也與杞相見曰某

卽天人奉上帝命遣人間自求匹偶耳君有仙相故遣麻姑傳意更七日淸齋當再奉見女子呼麻婆付兩丸藥須臾雷電黑雲女子已不見古木荒草如舊麻婆與杞歸齋七日斸地種藥纔種已蔓生未頃刻二葫蘆生於蔓上漸大如兩斛甕麻婆以刀刳其中麻婆與杞各處其一仍令具油衣三領風雷忽起騰上碧霄滿耳只聞波濤之聲久之覺寒令着油衫如在氷雪中復令着至三重甚煖麻婆曰去洛已八萬里長久葫蘆止息遂見宮闕樓臺皆以水晶爲垣牆被甲伏戈者數百人麻婆引杞入見紫殿從女百人命杞坐具酒饌麻婆屛立

于諸衛下女子謂杞曰君合得三事任取一事常留此
宮壽與天畢次為地仙常居人間時得至此下為中國
宰相杞曰在此處實為上願女子喜曰此水晶宮也某
為太陰夫人仙格已高足下便是白日昇天然須定不
得改移以致相累也乃齎青紙為表當庭拜奏曰須啓
上帝少頃聞東北聲云上帝使至太陰夫人與諸仙趨
降俄有幢節香幡引朱衣少年立堦下朱衣宣帝命曰
盧杞得太陰夫人狀云欲住水晶宮如何杞無言夫人
但令疾應又言夫人及左右大懼馳入取鮫綃五匹以
賂使者欲其稽緩食頃間又問盧杞欲水晶宮住作地

仙及人間宰相此度須快杞大呼曰人間宰相來衣邀去太陰夫人失色曰此麻婆之過速領回推入葫蘆又聞風水之聲却至故居塵塌宛然時已夜半葫蘆與麻婆並不見矣太平廣記

程迥者伊川之裔紹興八年居臨安之前洋街門臨通衢垂簾蔽戶一日有物如燕飛入倚堂壁家人視之乃一美婦長可五六寸形質宛然容服嚴麗見人殊不驚懼小聲嚦嚦可辨自言玉真娘子也偶至此亦非禍君君能奉我當有利喜迴家乃就壁為小龕居之晨夕焚香供奉頗預言休咎皆驗好事者往往求覩必輸百錢

方啓龕至是絡繹家遂小康至暮年飛去不知所在西湖志

唐貞元初丹陽令王瓊三年調集皆黜落甚惋憤乃齋宿于茅山道士葉虛中求奏章以問吉凶虛中年九十餘強爲奏之其章隨香煙飛上縹緲不見食頃復墮地有朱書批其末云受金百兩折祿三年枉殺二人死後處分後一年瓊果得暴疾終貴耳編

趙吉高安人狂而落魄兩目皆翳自言生一百二十七年矣宋元豐中蘇子瞻謫居高安吉往見之曰吾知君好道而不得要陽不降陰不升故肉多而浮面赤而瘡

敕蘇挽水以溉百體經旬諸疾皆愈後尸解於興國軍

三水牘

宋政和七年夏四月徽宗詔道籙院略曰朕乃上帝元子爲太霄帝君憫中華被西胡金狄之教遂懇上帝願爲人主令天下歸於正道卿等可上表章冊朕爲教主道君皇帝止用於教門其號自此始

霏雪錄

宋咸淳十年度宗大漸大內建醮保安太乙宮唐道錄素以精虔著名行持章伏壇出神層霄被罡風吹擊遂排神驅氣得至魔王界內又爲天花墜壓乃竭力作法直造天門天神又行麾叱乃默叩祖師云自傳法以來

有詞郎逆未嘗過差未審何罪至此有天丁傳祖師張眞君法旨引至三省敷陳所奏始得謄送奏院看詳呈覆祖師云昨奉上帝敕命不許受宋國表章但其詞意虔切難以抑遏乃命有司引押唐某恭詣玉階適逢議下界公事稠衆中見其君引致一神人衣粧皆如天帝但簪下辮髮耳有數十人各荷靑册一擔在庭下伺候忽傳帝旨云宋國人民疆土分付執掌神人祗拜而退其荷册者皆隨去傍有天丁謂某言宋國曆數盡矣奏章不達由此也唐還不敢泄露後至元丙子革命方與人言之 續夷堅志

秦會之初得疾遣前宣州通判李季設醮于天台桐栢觀季善奏章有名行至天姥嶺下憇小店中邂逅一士人頗有俊氣問季曰公爲太師奏章乎曰然士人搖頭曰徒勞耳數年間張德遠當自樞府再相劉信叔當總大兵捍邊若太師不死安有是事耶李不敢復與語卽上車去醮之明日而聞秦公卒 老學庵筆記

金陵近年有黥卒已脫軍籍置卜肆於通衢間驗若神一道士高冠侈袂風儀甚整來問卜黥按式消祥起挽其衣曰我於卦中算得君是神仙願垂救度道人頗窘欲去不得乃約同往亭旗買酒黥挽衣如初並坐片時

行杯道人含潬噀其面縣驚而放手遽失所在將栻百覺光澤異常酒家明視之縣文滅矣花月新聞

張金箔山西平陽人多幻術聞濟源湫水之蹟往視之對水沉思久之曰不過術耳歸以後圃鑿池積水設機亦能溉物有一老者道流至問曰聞君多術故來探耳張引觀池老者笑而不言曰他日過寒寓亦可爲樂耳數日後遣二童子各騎龍邀張龍戾童鞭之始伏至一長山枯松落落中有團標老者危坐其中見張不起曰老夫不欲涉塵世以二足置地所俟取至爲禮張見兩腿兀然倚壁老者以手招之腿自榛及其體施禮畢謂

張曰君後日必爲術累不若移家至此同享仙境之樂張謝不能老者囑童往移倏忽之間張之房業男女皆在目前張大驚俄頃忽不見止留張在荒山中尋路久之出就大道還家問前故答曰未嘗移家也高皇帝聞之召至闕問汝術何以曰臣術能採蓮爲戲舡中又能出五色雲命爲之袖中出一鐵舡書五符與水投其舡用火四炙出之如縷漸勃然皆五色雲迷布殿廷帝異之又以蓮子撒金水河須臾蓮花萬柄以紙剪作採蓮船張之闔門老少俱在採蓮船唱吳歌東風汎汎爲樂帝喜大笑忽失所在人船俱不見唯金水如故朝廷亦

不追焉　筆叢

雷澤山西崖生也家於城外雷居黌宮習業一日雷父誕辰雷持彩縑爲父慶令一童負縑隨後忽失之雷蹤迹一村松竹交翠恍如仙境徘徊間見一美婦遙曳而出語曰子爲二縑乎亟還之復款雷佳茗雷以言挑之婦訂期至黌宮如約而至雷與狎久一夕婦以紅裙曝于樓西窻鄰家咸以雷房失火亟救則一女裳衆疑其爲鬼所祟又夕與雷酌間雷以前程事懇之婦即挽雷行數里如霧中至一所若王宮然與雷入門由廊廡而進殿宇嵯峩金碧交輝再進一巨閣罘罳朗然中燃巨

燭與婦登閣北牖列黃榜一紙上有雷澤在焉雷復曰狀元何人婦卽以手掩雷目而雷已覰一教字後雷之廷試則彭教作元也雷官至南京少卿侈言其事 說圃

明州陳生嘗赴舉京師家貧後時乃於定海附舟欲航海至通州而西焉時同行十餘舟一日正在大洋忽遇暴風巨浪如山前後舟覆溺相繼也獨相繼之舟人力健捷張篷隨風而去欲葬魚腹中屢矣凡東行數日風方止恍然迷津不知涯涘蓋非常日所經行也俄聞鍾聲舂容指顧之際見山川甚邇乃急趨焉果得浦漵遂維矴近岸陳生驚悸稍定乃登岸前有徑路因跬步而

前左右皆佳木薈蔚珍禽鳴弄行十里許見一精舍
碧明燦榜曰天宮之院遂瞻禮而入長廊幽閑寂無[illegible]
譁堂上一老人據牀而坐龐眉鶴髮神觀清臞方若講
說環侍左右皆白袍烏巾約三百餘人見客皆驚問其
行止告以飄風之事惻然憫之授館于一室懸錦帳乃
餼客焉器皿皆金玉食飲精潔蔬茹皆樂苗極甘美而
不識名老人自言我輩皆中原人自唐末巢寇之亂避
地至此不知經幾甲子也中原天子今誰氏尚都長安
否陳生爲言自李唐之後更五代凡五十餘年天下泰
定今皇帝趙氏國號宋都于汴海內承平兵革不用如

唐虞之世也老人嗟嗟首肯者久之又命二弟子相與
遊處因問二人此何所也老人爲誰曰我輩號虛士非
神仙皆人也老人唐丞相裴休也弟子凡三等每等一
百人皆授學于先生者復引登山觀覽崎嶇而上至于
峻極有一亭榜曰笑秦意以秦始皇遣徐福求三山神
藥爲可笑也二人遙指一峰突兀干霄峰頂積雪皓白
曰此蓬萊島也山脚有蛟龍蟠繞故異物畏之莫可干
犯也陳生留彼久之一日西望浩然有歸思口未言也
老人者微笑曰爾懷家耶爾以夙契得踐此地而乃俗
緣未盡此別無復再來矣吾當助爾舟檝一至蓬萊登

覽勝境而後去遂使具舟倏已至山下時夜已瞑曉光日輪光燁 傍山而出波聲先騰沸洶湧澎湃聲若雷霆赤光勃鬱洞貫太虛頃之天明見重樓複閣翬飛雲外迨非人力之所爲但不見有人居之處唯瑞霧籠葱而已同來爲士云近世常有人迹至此羣仙厭之故超然遠隱鴻濛之外矣唯洞賓一歲兩來卧聽風松耳乃復至一老人所陳生求歸甚力老人曰當送爾歸山中生人參甚大多如人形陳生欲乞數本老人曰此物爲鬼神所護惜持歸經涉海洋恐貽禍也山中良金美玉皆至寶也任爾取之老人再三敎告皆脩心養性爲善遠惡

之事仍云世人愼勿臥而語言爲害甚大又云楞嚴經乃諸佛心地之本當循習之陳生再拜而辭登舟轉盼已至明州海次矣時元祐間也比至里門則妻子已死皇皇無所之方悔其歸復欲求往竟不可得墨莊漫錄

紫姑仙咏美人手詩云笑折櫻桃力不禁時攀楊柳弄春陰管絃曲裏傳聲慢星月樓前斂拜深繡幕偷廻雙舞袖綠窗閑整小眉心秋來幾度挑羅襪時爲相思放却鍼詩雖卑弱亦清婉可喜且成之頃刻間也又齊東野女載女仙降箕賦三絕句其一云 柳條金嫩不勝鴉青粉墻邊道韞家燕子未歸春寂寂小窗和雨夢梨花

二云 松影侵壇琳觀靜桃花流水石橋寒東風吹過謙䜌

蝴蝶人倚危樓第幾欄 三云 屈曲欄杆月半規藕花香

澹水漪漪分明一夜文姬夢只有青團扇子知並有風

味可觀 夷堅志

虞伯生樂臨川人少不偶淚遊錢塘一日偕楊仲弘范

德機訪微煉師于湖西求召仙鬼煉師置箕懸筆書符

作法有頃箕動筆運書曰某當境神也煉師叱曰吾不

召汝復書曰欲乞虞公撰一保文申達上帝以求陞耳

衆勸伯生許之翌日文成焚之湖濱逾旬再詣煉師禱

召神復降曰某已獲授城隍謹候謁謝公必貴顯幸毋

自忽既而伯生由校官至奎章閣侍書學士封仁壽郡

公始信神言之不妄也 才鬼記

有紫姑仙詠檜詩曰寒岩雪壓松枝折班班剝盡青虬

血運斤巧匠斲削成劍脊半開魚尾裂五湖仙子多奇

志欲駕扁舟探禹穴碧雲不動曉山橫數聲遥落江天

月○又箕仙筆詩系出中山骨欲仙何人扶頴纏尖圓

狂僧堪笑堆成冢豪客曾聞掃似椽牕下玉蜍涵夜月

几間雪繭湧春泉當時定遠成何事輕擲毛錐恐未然

楊升庵集

劉氏鴻書卷三十終